

北向“桥头堡”见证中国最大陆路口岸的蜕变

10年来,超186万个集装箱在满洲里集散

口岸之行

第四站·内蒙古满洲里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
记者 石伟 杨峰 郝莹

内蒙古满洲里摄影报道

东经117.35度,北纬49.63度,60多列来自伏尔加河畔的集装箱班列从地平线上驶来,与前往阿尔卑斯山的集装箱班列擦肩而过。

这里是中俄蒙三国交界的内蒙古满洲里口岸。据满洲里海关统计,今年前7个月,满洲里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2843列,比去年同期增长6.9%。4个月前,从这里进出境的中欧班列数量累计已突破2万列。

“2013年,第一班中欧班列从苏州发来,是我参与协调引进的。当时看着它鸣着汽笛穿越国门,我心里其实没底,不知道效果咋样。”满洲里口岸办公室主任王彦国说,现在满洲里口岸已成为欧亚经济通道的“桥头堡”。

从外出“扫货”凑够一列整车出发,到186万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、分发,每年数百万游客在小城汇集,王彦国见证了这座中国最大陆路口岸的蜕变。

从“凑单”到常态化运行
从此进出境的中欧班列突破2万列

一条涓涓细流从眼前流过时,没人想象得到它的未来是怎样的波澜壮阔。

王彦国望着国境大门回忆说,2013年,他和同事们与苏州市协调联络,开通了第一列中欧班列。那时,原有的国际联运线路已不能满足两端市场的需求,“来往货品繁杂,列车也杂乱,有平板车厢、敞口车厢,还有罐车车厢,凑够节数就发车。中欧班列则是一次脱胎换骨。”

王彦国说,看着第一列中欧班列挂着大红花驶出国境,心里激动又忐忑,就像看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走出第一步,但不知道他能走多久、走多远。

现实打消了王彦国的顾虑。首列中欧班列开通后,引起铁路两端区域的热切反响,随后班列次数逐渐增多,国内的辐射范围从苏州延伸至重庆、成都等30多个城市,而在另一端,则延伸至德国、西班牙等13个国家。

“铁路两端市场需求非常旺盛,疫情期间班列也没停,2022年累计进出境中欧班列4818列,增长30%以上。”王彦国说,截至今年4月16日,从满洲里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突破2万列。

王彦国介绍,10年前来往的货品大多是化肥、玩具、食品、机械设备,现在更多的是手机、数码产品、大型器械等,“经济发展越来越快,与海运相比,列车的时效性需求日益增加。比如手机、数码产品,如果到货晚半个月,可能价格就相差几百元,一车货的损失会很大。”

王彦国介绍,从外出主动联络、扫货,“拼凑”出第一班班列,到现在越来越多国内外的城市主动请求加入,满洲里口岸见证了“一带一路”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。



内蒙古满洲里口岸。



满洲里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。



俄罗斯情侣在满洲里街头演唱。

从阿尔卑斯山到天府之国
186万个集装箱在此集散

45岁的杨志远是满洲里站货运车间的龙门吊司机,入行12年,其中有10年是在满洲里货运车间度过。

“今天是从德国运来的集装箱卸下,分发到去往西安的火车上;明天可能是把来自南京的集装箱装车,送往俄罗斯、西班牙。”杨志远说,这10年来感觉越来越忙了,大约有12万个集装箱,经过他的手集散到德国、法国等欧洲城市和几十个国内城市。

这些从秦淮河畔、华北平原、天府之国而来的集装箱,很大一部分被列车司机张晓军运出国境,送往伏尔加河、阿尔卑斯山或者更远的地方。张晓军是齐齐哈尔机务段满洲里出国班组司机长,是第一列中欧班列的司机。他所在的出国班组,经历几代轮替,目前有24人,分为12个班轮流驾驶着“铁路驼”,在边境上循环往返。

满洲里海关统计,从2013年到今年4月,满洲里口岸通过中欧班列进出境的集装箱累计已超过186万个。

“我们的口头禅是‘出国无小事’,哪怕出一点岔子,耽误一趟车,都会引起一连串后续反应。”张晓军说,刚开始跑出国列车时,亲戚们觉得他很风光,能天天出国,但实际上他从未走下过俄罗斯的火车站站台,出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驾驶室等待检查、卸货、交接,之后返回,其间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。即便轮休,他也从来不敢跟着家人外出旅游,做好随时被召回的准备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期间,张晓军接到姐夫的电话,确认他在国内,中午能参加老父亲的寿宴,姐夫在电话里连问了两遍“真的假的”。“这些年,我和俄罗斯人待在一起的时间,比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多。”张晓军说,他还有4年就要离开“钢铁驼队”正式退休,他想和爱人一起带着小外孙女到南方走走,看看那些集装箱来的地方。

文化交流集散地
俄罗斯小伙在满洲里学唱俄文歌

据满洲里市政府统计,2023年上半年,到满洲里旅游的总人数达182万人次,与2019年基本持平。其中,满洲里接待俄罗斯入境旅游人数居中俄沿边口岸之首,占全国30%左右。

在满洲里的步行街上,中俄蒙三种文字的招牌鳞次栉比,不同的审美和文化在这里碰撞、融合。20岁的中俄混血小伙吉尼斯和俄罗斯女友的街头演唱会,吸引了大批游客围观,一首俄语版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让人们跟着哼唱、欢呼。

吉尼斯说,女朋友和其他俄罗斯人对中国的认知大部分来自他,而他对于中国的认知也仅仅来自父亲的家族,以及每年来中国两次的见闻。

“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,以便更好地介绍给我的朋友们。这种自己成为纽带,承载两种文化交流的感觉很奇妙。”吉尼斯说,这首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他以前没听过,是被围观的游客们一再点歌,才知道这首俄语歌曲在中国的地位,临时学会的。

高岩在满洲里开着一家画廊,这里成了中俄油画审美的融合站。他说,俄罗斯油画有固定的审美风格,但中国客人有时会提出一些中国主题、俄式画法的要求,俄罗斯游客感到新奇,也会买几幅这样的作品回家。“俄罗斯游客到中国购买中式俄罗斯油画,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融合,挺有意思的。”他说。

记者手记

从历史视角
窥见新时代满洲里

“中俄边境”“中国最早陆运口岸”“网红景区套娃广场”,抵达内蒙古满洲里之前,不同的标签让人对这座城市有诸多想象。

7月底,我们抵达满洲里,夜幕下,中苏友好步行街人头攒动,路边的建筑色彩鲜艳、穹顶弧线饱满、塔尖精致,充满异国风情。很快,我们被十字路口的一栋建筑吸引,该建筑门口挂着“满洲里饭店”招牌,二楼阳台上趴着一只憨态可掬的北极熊装饰,旁边写着1904,彰显着悠久的历史。

满洲里饭店的经理马莹哲,也是满洲里历史研究协会副会长。他介绍,1904年俄罗斯人尼基金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旅馆,供俄罗斯军官、贵族、商人休闲娱乐。新中国成立后,外交部驻满洲里联络处一度安置于此。直到1998年,经政府批准,翻新的建筑转让给发达集团,在旧址上开了满洲里饭店。

进入大厅,欧式复古的内饰带着历史的厚重感。店里的墙上挂着许多黑白照片,马莹哲指着其中一张说:“这就是尼基金旅馆原址,推测拍摄时间是在上世纪10年代。”此外,还有中东铁路旁的谢菲拉姆教堂旧照。“这些建筑现在仍保留在城市中,就在满洲里车站对面。”他说。

大厅两侧工艺繁复的展示架上,陈列着许多老物件,其中一段来自中东铁路的铁轨尤其引人注目。铁轨对于满洲里来说意义非凡,“满洲里最早的名字叫‘霍勒金布拉格’,中东铁路进入当地后改名为满洲里亚,后来才叫满洲里。这里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陆路口岸,也是早期外贸的起源。”马莹哲悉心保管着这些历史碎片,也让我们得以从历史的视角,窥见新的满洲里从何而来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记者 郝莹 石伟 杨峰